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殊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一百二十四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前差把總齎捧

御批原奏摺匣回杭隨恭設香案叩首啓視內有臣奏

浙江按察使員缺欽奉

御批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
降旨補授欽此竊惟我

皇上於內外各官

睿照無遺臣聞見淺陋何敢妄參末議前次因見御史
伊拉齊比福建去時更覺開濶人頗細心廉謹恐
此缺尚未得有相宜之員故於十月十七日敘入
奏摺之內附陳是否堪用恭候

聖主鑒定又臣聞得向在部屬後為科員曾奉

王恕才情原好少覺務名觀此一任如何行為方可定

差過貴州主考之王恕係四川人居官好辦事有才現

其優劣

任湖北糧道臣與之從未識面止知其名抑或可

以勝任仰請

睿鑒再臣接閱郎鈔山東萊州府知府王坦已奉調用

王坦於萊州府任聲名甚屬不及調回引見時看來其

部員伊向任刑部司官時臣見其爽直果斷頗有

人頗有直氣俟再加驗試

風力但相離日久未知近日居官何如有無過端

今在部辦事其才守優劣自難逃於

聖明洞照以上所知三員聽候揀選一人非臣所敢擅

王敏

福材具狹小所論是

請也此外有溫處道王敏福人亦明白勇於向前
但於浙省繁缺恐難優裕若用於小省尚可稱職
又近准戶部咨文奉

旨飭發條陳湖協哨船一事令臣議覆伏查湖屬多係
水鄉港汊紛雜非船不能哨捕現在額設營艘數
似不敷而式樣亦未盡為合宜臣前兩至太湖由
府經過卽曾與文武再三議及緣事屬細微未便

特疏

好
題請欲俟屆期修造之時再為陳明更改適用今條
奏所議均相脗合現在行司確加估計另行具覆
合併聲明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覆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於

發回黃匣內接到密封條陳一件欽奉

御批有人條奏此種惡習卿其嚴行查禁欽此臣查內

開湖州等處刁民將妻女假裝名色局騙嫁賣事

誠有之臣到浙後據各屬詳報嚴加究處豈止於

胡道生方美然二案此等刁民不但干犯法紀亦

且喪盡廉恥實為人心風俗之害如閔道宏錢子

發等案臣皆於賣休本律之外加等治罪比追財
禮入官從未嘗使之得利惟律文婦女應斷歸宗
今條奏誠恐姦民與婦人父母串通復行詐騙議
將知情婦人審實當官嫁賣以絕後弊亦屬懲姦
之道嗣後有犯前項案件應如所議竝將婦人官
賣仍向本犯名下追出財禮給還被騙之人以儆
惡習再臣查浙省沿海之溫台二府向緣染於福
建惡俗沿及衢州金華府屬俱有將已妻得價出

典與人生子留養之後將其婦仍給夫領回始猶
無力婚娶者之所為漸則人心日刁卽有子者亦
借此為漁色之計臣於上年閏三月內分晰飭行
嚴禁遇有犯者盡法痛懲目前此風稍熄合并附
摺陳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懲姦貪以厲廉恥明倫理以厚風俗是乃善舉也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歲請派委文武分巡地方一事

荷蒙

俞允於浙省試行兩年以來臣不時加意稽核嚴飭各屬實力遵奉所獲盜賊賭博私宰耕牛及各項拐

逃匪類不一而足豈但派委分巡之事無處不當如此督察也姦徒咸知斂跡地方頗覺寧靜

大非昔比但此事全在上司實心督察勿使派巡員弁兵役遇事生風借端滋擾方能有利而無弊

今臣奉

命兼管江南七府五州督捕之任雖受事方始每見江
省刼竊之事頻有報聞逐日不下數件且賭博私
宰皆係盜源任意踈蹤查禁未嚴臣雖密行訪察
已拏獲積窩匪類數起交發各該地方官就近審
究歸案但須先事巡防方克有濟當經咨商江南
督撫提臣會同酌議亦將文武各員派定地方委
令巡緝專其責成仍著該管本轄上司嚴加稽查

分別實在功過以為勸懲但前次奉

旨止於浙江既有成效何浙而不推行耶試行今已稍有成效以此推行江省實緣

地方廣濶非此難得嚴密謹繕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差弁員赴普陀等候福建姦商魏德卿所
託夥計柯萬藏聘請僧人私往東洋一事今於十
月十八日據臣撫標千總王國材把總李成基協
同定海鎮標把總何有嬌果然全獲解到柯萬藏
并僧人壁峰等九人稱伊等委係自閩省由內地
行走於十月初九日來到寧波改換姓名假稱普
陀進香初十日由鎮海關出口被李成基尾隨其

後至普陀會合何有嬌孥解前來臣親加訊問柯萬藏乃魏德卿夥計壁峰係福清縣黃柏寺僧人日本向有福建寺一座聘請中原和尚居住稱為唐僧揆厥所由無非蠱惑伊國人民使其心服將軍恐嚇無知之故臣面見壁峰等亦非德行高僧現今飭發嚴加收管在省但思自孥柯萬藏後事已顯露且前訪之偷出弓箭盛甲式樣招請教習等事件件俱實目前臣遣往東洋探信之朱來章

俞孝行業已由蘇置貨正在起身誠恐所訪之姦
商鍾覲天等知風畏罪逃往東洋生事難以弋獲
現於各處口岸密卽差人盤詰堵截并行杭湖二
府將鍾覲天同伊夥計沈順昌及在洋武舉之父
張彬如同伊弟張琰設法拏獲解到臣卽親加面
訊伊等代為夾帶違禁之物件聘請教習等事俱
經供認是實但求留其性命情愿令伊父密寫家
信鍾覲天代為託人寄與其子張恒暉採取近人

實在消耗以贖死罪等語其餘尚有姦商費贊侯
魏德卿及獻地圖之李昌謀今現在蘇州恐其心
虛遠颺隨差臣標守備龔炳前往密拏到日審明
作何分別處治另行請

旨定奪至各洋商貿易之事既不便遽行禁絕但從前
止領夷人倭照我

天朝竝未定有到彼作何管束稽查之法是以聽其爭
先獻媚臣今擬於十一月初旬乘往江南面議海

塘工程之事到時會同江南督撫諸臣設法於各商之中擇其身家最是殷實者數人立為商總凡內地往販之船責令伊等保結方許給以關牌縣照置貨驗放各船人貨卽著落商總不時稽查如有夾帶違禁貨物及到彼通同作姦者令商總首報於出入口岸處所密拏倘商總徇隱一體連坐究罪庶幾事有責成可杜前弊容臣到蘇公同議定辦妥之時再為陳覆又前奉

諭旨朝鮮與日本往來之處今臣密加訪聞查東洋長
崎口岸之北有名對馬島者與朝鮮國相向地方
邊界頗近順風一二晝夜可通朝鮮地方亦設有
館舍聽從日本著倭人赴彼國交易不許朝鮮之
人前來東洋而其暗中往還親密無非畏其勢大
力勝之故但事在詭祕尚未確知合併附摺陳明
伏祈

聖鑒謹

奏

向傳日本敬佛皈釋常延內地僧人至彼崇奉朕所素
知斯等處當察明既非匪類又無姦謀則姑寬一步勿
使彼國妄生疑畏其餘所奏俱是事事應如此留心慎
密為之

諭浙江總督李衛發來逆書一冊卿試觀之世間竟有
如此怪人天下竟有如此奇事然朕胸中全無一毫忿
怒也朕君臨寰宇六載於茲勤求治理宵旰不遑惟期

仰答

皇考付託之恩下慰蒼生父母之望凡戴髮含齒之儔將必念朕之勞諒朕之苦卽夢寐中殊不料當代臣民有如是詆毀誣謗者總緣德薄化淺所致自愧自責而已夫復何言逆書內惟阿其那塞思黑一條實爲朕昆弟人倫之不幸但其事由罪狀皆曾告之

祖宗示之舉國詢謀僉同而後定案實係內外共知共見者然朕不能化二人之愚頑卽朕所不能辭其咎矣至

其餘鴉鳴犬吠之詞不特風影全無縱朕窮思極想亦所不到夫平人仇怨至深含沙相射尚不忍出之語一旦加諸君父之身噫嘻異哉幸爾

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靜言思之翻足感慶借此以表明於天下後世不使白璧蒙污何莫非

上蒼篤佑乎俟將逆類獲齊審明結案後自另有通頒諭旨曉告直省今因浙江有夥犯姓名欲卿備悉原委庶便加意密緝爰命鈔發逆書先以示知看畢卽行繳回

不必錄存謹防洩漏其書內所稱東海夫子卽士子輩呼爲呂晚邨其人也如查嗣庭王曾期必係黨類固不待言此外根株蔓延實繁有徒湖南文到一一捕交大抵皆曩日一念和尚案內漏網餘孽卽卿所奏勾通倭夷者非彼而誰是乃

上蒼默示大靜之機暨

皇考在天之靈默佑所致以故暗奪其魄驅使供招斯一事正卿竭忠報效之地盡力爲之在他人或恐過濫波

累無辜在卿自必推情酌理斷不致有玉石不分蘭艾同焚之失也此番實朕不幸中之大幸也若朕稍歉於心有幾微不可以對幽獨便書此諭與卿亦何顏落筆至於夷狄之名本朝在所不諱孟子稱舜東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豈害其爲聖人乎蓋本其所生之地而言猶夫後世籍貫之謂粵自發祥長白應運而興主宰華夏撫育黔黎爲中國者今八十餘年實不愧漢唐宋明諸君也又逆書夷狄異類詈如禽獸云云設不論仁虐

第以所生之地妄分中外輒比之爲禽獸而輕賤之則
華夏之人無父無君殆禽獸之不若矣侮人乎自侮乎
且逆賊止知中國之賤夷狄而不知夷狄之賤中國也
準噶爾呼滿洲爲蠻子滿洲聞之無不髮指此非貴夷
賤漢之明證耶朕返躬內省雖不敢媿美三代以上聖
君哲后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慙御極六載夙夜
兢兢迺今頑民中有如此怨恨毀謗者誠所不解噫嘻
異哉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

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密諭并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欽遵

諭旨已將逆賊張熙在陝供出要犯嚴賡臣沈在寬及
呂留良之子孫呂毅中呂黃中呂懿歷當卽拏獲
所查書籍亦皆逐一交出究訊各供其張熙到浙

之處不待加刑直皆供吐惟堅稱不知謀逆之事
臣因案關重大川陝督臣岳鍾琪前摺有將張熙
解京之語若不留活口對質無以窮究根源臣因
此內雖憤激外作從容使其親族不至逃避隨將
五犯及書籍等項委員嚴押於十一月初六日起
程解部其餘大小家口查明分別監禁看守候
旨提拏又見呂留良家藏舊書甚多雖皆卽刻封貯誠
恐一時檢點不及或有悖逆著述在內復委知縣

白環等四員公同前往逐細查點將經史刻本各書盡行造冊加封所有繳來鈔本臣因赴江南會議海塘攜帶至蘇正在沿途細查封送間今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吳江縣地方接到

密諭并鈔發逆賊偽書臣目不忍視口不敢念驚駭如痴莫知所指當卽封固暫時密存初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惡逆悖亂之人雖闔門寸磔仍不足以蔽厥辜萬分之一無諭臣受

恩深重不勝切齒痛心憤恨入骨卽愚夫愚婦稍有人
心者亦斷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況蒙

皇上將如此悖逆之字發與臣看又開誠

諭知臣子職分更當何如豈肯將其同謀逆犯稍有寬
縱自蹈罪戾臣隨卽燒羽密封飛咨湖廣督撫諸
臣凡有供出浙江案犯飛行知會立即查拏斷不
致有滲漏臣自接奉

密諭後憤填胸臆晝夜不安伏思

皇上御極以來凡大小政務以及一舉一動無不上合

天地

祖宗之心下愜臣民百姓之願而

深仁厚澤之周浹於窮鄉僻壤者又極其普徧而廣博
誰不深知無不感戴逆賊所造妖言無影無蹤天
下臣民斷不爲其欺騙卽據逆書所稱天下茫茫
無有知幾徧尋海內等語則其相與悖亂逆黨僅
有數人如獠犬之狂吠而不足以淆惑天下之公

論可知惟其惡極罪大爲

上天之所不容是以使之自行投首敗露逆謀此皆

皇上精誠實心感動

天地之所致也仰求

斯事朕談笑而處之無故加之不怒一語朕生平所長

皇上頤養天和勿致上塵

若謂於此等處遂致淆亂胸懷則汝爲不知汝君之臣

聖懷此微臣愚昧寸衷切所懇禱者也至於呂留良之

矣放心勿慮

家所存鈔本各書雖缺畧不全而片紙隻字今逐

加細查內如流寇志三垣筆記雜誌等有干冒我

天朝之語皆明季末年謬妄之人所記及前明偽藩悖
逆事跡非

國家定鼎以後新作之書然至今存而未燬罪何可

逭臣何敢一毫隱諱并同續檢出之陰陽占驗及

呂留良嚴廢臣一班假道學相傳著述等書悉行

固封進

通據湖南奏稱各要犯俱經就獲孰知可笑之極一無

呈各要犯俱已先期解京難逃

索羽亦竝無嘯聚匪類只此數名啓不畏死之狂徒洵

聖明洞察倘質對之下或果有存逆

天異屬心別審明結臣雖不才而竭盡心力猶足淨盡根株

即今雖暫在蘇松然相去甚近兩晝夜即可往返
浙江一切事宜臣自當加意料理以紓

聖明南顧之憂斷不使一人得有漏網也再通洋姦商
鍾觀天等皆已全獲臣親加細訊俱自認不諱且
稱各商無知日漸貪利效尤若不嚴行查禁將來
必無底止倘能暫留性命無不盡心出力等語臣
現將各犯帶赴蘇州會同江南督撫二臣詳加確

是

議取具連環互結設總稽查再將伊等作何分別
定擬另行

奏覆請

旨遵行相應附陳所有奉到

密諭一道具摺恭繳其逆書一冊遵

旨不敢錄存懇乞

聖鑒察銷切毋留其逆跡今將續行查出呂留良家書

籍開具清單另箱封固進呈

睿覽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唯以足
民益下爲念是以各省通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

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
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
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已奏請歸公者
比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
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
取之於民卽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
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
私已入囊橐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

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碍於國無碍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特諭欽此伏念臣自沐

聖主格外洪恩不次超擢於雲南鹽驛道布政使任內
曾有鹽課及銅錫廠各款內額外盈餘之銀前後
約計陸續共有二三十萬兩在鹽課項下者係從
前隱匿分肥之黑鹽井私開新井白鹽井私販沙
酒等項查出并新增按板把母各井及復開只舊
草溪麗江府土井之餘息扣存冒銷之部費其藩
司項下銅錫二廠出產數多則餘利自饒及兩衙
門平頭給放所剩聚零合總之羨餘又運錫舫至

浙發賣之利息皆非竊取

國帑暗派商民所得其從前加秤壓觔苦累腳戶大
平收入短扣兌出以爲盈餘之弊悉皆裁革俱經
臣先後

奏明將應有之項留存以抵地方緊要各用後經雲
貴督臣鄂爾泰作何

奏明歸公則臣已離任未及悉知也至於浙江地方
原無別樣羨餘久在

聖明洞鑒臣所管鹽務關稅數年以來竭力整頓鹽課
項下雍正四五年掣過引目較從前歷來之數
共多銷四十萬引有奇約增課銀二十餘萬兩其
關稅項下雍正四五年

題銷案內除南新關無多外北海二關共盈餘銀二
十八萬五千餘兩以上各項俱係仰賴

皇上福庇引鹽廣銷商賈流通所得之正項額課非係
地方羨餘止有鹽驛道王鈞請裁之該道衙門歷

來舊有鹽商程費二萬六千兩屢據各商呈懇情
愿仍請復額以充地方辦公之需臣因其有益於
國無碍於民是以

奏明請

旨荷蒙飭部議覆

俞允在案又有鹽課項下以不銷少銷之處移改別縣
行銷除抵還原額課項外溢出折編銀連前任共
二萬一千餘兩原係額外所餘經臣

奏明請爲修理寧波郡城大嵩塘工水利營房之用
此外有各商感激

皇恩捐銀十萬兩買米建倉積貯以備緩急平糶接濟
民食現蒙

聖慈格外加恩將各商准予議敘又臣

奏明動支鹽課公費銀兩赴川買米運回平糶百姓
既食賤米仍餘出銀一萬七千餘兩更得爲地方
辦理要需以上三款均非裁革歸公之項臣受

恩深重圖報素心總期額課充裕而商民無虧以共樂
於

堯天舜日之下若夫竊帑以沽虛名朘民以掩已過臣
雖愚昧久已深知恥而不為斷不敢於

聖主之前稍有欺隱也緣係奉

旨覆奏事理臣謹據實陳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重荷

恩命委以督捕江南之任伏讀

諭旨著臣節制文武調遣兵馬誠以盜賊事務關係軍
機必呼吸相通而後緩急無誤乃江南各官奉公
警惕者固不乏人然其中亦有無知之輩以臣非
係本屬竟爾泄視往往地方要務遲久不報如淮

安城守營叅將烏麗珠將臣發塘飛遞拏賊公文
輒令汎兵不行接收駁回揚州營著交舖司投送
致誤時日幾被要犯遠颺臣因尚屬初犯止加申
飭使其改過豈意本月十五日臣起行赴蘇之際
接有漕臣張大有密札內稱探聞十月二十九日
濟寧州城內有匪類聚眾行兇傷害官弁之事臣
隨卽飛行淮徐邳州接壤一帶文武各官嚴加防
守地方協拏流竄姦宄并確探起事根由實在情

形具覆各去後乃到蘇之後止據狼山鎮臣王安國呈報前事其淮徐道山陽縣俱於十餘日後以風聞具稟而淮安叅將烏麗珠竝不相聞未知何心但念武職粗鹵傲慢不諳政體者居多臣若將該叅將遽行

題叅治罪則或其人材尚有可取不忍以此棄置惟是伊等之樂於用命者一在畏軍政之叅劾一在望陞遷之提拔今臣於盜案疎防自應聽兩江督

臣范時繹會銜列名如有匿盜縱賊查叅之外其餘不敢越俎過問是以視同贅疣呼應不靈若任其廢弛又恐有負

皇上委託之重臣亦何所辭咎謹按軍法於武職官員有過犯稍輕者督撫提鎮得以細責儆戒仍留戴罪贖愆臣惟有仰遵成例於軍機遲悞重情分別懲創一二人庶使畧知法紀而臣於地方要務亦不致有覆餗之愆矣本不應瑣屑上瀆

聖聰因江省原非專轄不敢不爲附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所奏是卿其酌量爲之朕亦另旨申明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事竊臣前差千總齎捧

皇上批回原奏摺一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蘇
臣叩首啓視逐一欽遵辦理外伏念臣以愚魯之
才荷封疆兼攝之重方愧見識未周措施難於盡
善夙夜警惕不敢矜肆乃屢蒙

天語榮褒已覺難安今復荷

御批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爲東南一
隅早釋顧慮之念矣欽此又豈微臣分量之所敢當
才力之所能及跪讀之下更深惶悚惟有恪遵

聖訓愈加謹慎以期仰副

皇上委託重任之至意再臣所奏將軍鄂密達一事荷

蒙

聖主如天之量曲賜

赦宥臣於二十七日可以起身由松江嘉興掣鹽至乍

浦將新設水師滿兵營房地基分清回杭卽當密

爲宣示

恩旨使之感激奮勵滌慮洗心上報格外

天恩而臣又得與之協力同心共辦地方事務近省兵
民皆沐

洪慈於無旣矣所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朕惟願卿等封疆大臣協力同心也以卿如是纖毫不
隱據實備陳而又於中諒情度理照顧周詳朕焉有不
聽從之理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爲請

旨事竊臣接准吏部咨文欽奉

諭旨衢州府知府朱倫瀚著補授浙江糧道衢州府員
缺著總督李衛於通省屬員內不必拘例揀選題補
欽此所遺衢州知府員缺臣現在遵

旨選補但今有金華府知府吳炯已報丁憂又處州府

知府姚鈴其人惟有謹飭小心而剛斷不足無以
生屬員嚴憚之意於察吏非其所長一俟該員盤
查事竣即當遵

旨具

題請調回京為部屬之用是浙江現在已共有知府
三缺內惟處州尚屬山僻事簡應另選送部其衢
州為閩浙江西交界多有棚民聚處而金華民俗
蠻野命案滋繁二缺均為緊要查有原任嘉興府

喬世臣前經臣於

題請以郭朝端暫行署理杭州府疏內曾聲明如該

郭朝端署理杭郡朕以信卿之意推之諒不至差謬故

員辦事稍有勉強請俟喬世臣丁憂服滿之日以

爾准行否則不允所請也若以之實授此缺慮伊未能

之補用等因在案今郭朝端業經送部引

勝任今如是改調甚當具疏題請

見喬世臣亦經起服現委署理杭府事務民情帖服平

和之中饒有風力且向辦省倉南米熟悉妥協若

以補授杭州一轉移間則首郡得人而倉米亦可

兼辦兩有裨益其郭朝端倘蒙

聖鑒可以用為知府則於衢州人地相宜再查前任嘉興府同知曹秉仁已蒙

特恩陞授順德府知府臣何敢復為瀆奏惟是該員雖籍係西北但伊前任浙江知縣同知皆在海疆歷年既久凡塘工戰船洋務事情最為熟練而辦事

老到決斷敏捷用於沿海知府員缺更為得盡其

呂大

雲甚不安協朕的

量另有諭旨

聞馬日華居官最

長應否以寧波府知府呂大雲改任金華以曹秉

優可勝

金華繁劇之任

曹秉仁候朕更加裁定

仁

仁調補寧波臣不敢擅專恭候

聖明乾斷實為地方人才彼此斟酌謬陳末議緣封印
在通恐具

題覆奏需時故敢冒昧具摺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謹陳輿論相同之臆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竊臣前准部咨欽奉

上諭各省子母礮位不便存留於外俱令解送赴京臣業經欽遵將浙江通省各營子母礮位催解齊全於九月十三日差員管押送京在案但臣訪之各省提鎮諸臣及水陸將領老於營伍等官俱稱

本朝武備超越前代而制勝禦敵火器更為擅長各種礮位雖有可以攻擊遠處者但入藥演放一二次之後卽須將水洗淨方可裝藥再用惟子母礮以

一母而容數子重疊攻打最為便捷其於海洋追
擊賊艘之時決勝在乎頃刻實非陸路可比必有
此礮方能呼吸成功又海水波浪顛簸船隻高下
不齊大礮施放雖遠難有準頭且裝藥栽碾稽遲
鳥鎗僅及數十步未能於遠處得力俱不及子母
礮之追賊奏效等語衆口同聲如出一論臣從前
亦曾將各項礮位試演其便捷得用亦惟子母礮
為最較之川陝所造成遠礮不啻霄壤之分今在

蘇州松江順便會閱官兵見其所用仍係子母礮位又聞福建亦尚未解送進京或亦諸臣因此而
有遲疑觀望也伏思此礮雖飭解京然蒙

皇上續准部議每營准留一位俾兵丁得以時常演放
不致生疎是

聖明洞鑒原未嘗盡禁外省之不用此礮而每營止存
一位則操演之人不廣而配用之數難敷臣因聞
之輿論俱各相符不敢緘默以負

聖主好察通言至意可否於沿海水師各營未送者免其起解已送者仍准酌量製用之處恭候

睿鑒定奪非臣所敢擅請也再臣見江南營伍操演較之別省未免不及而比從前已稍有改觀合併聲

明謹

奏

命汝等三省督提會議奏聞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為覆奏會同辦理東洋商船事宜仰請

睿鑒指示遵行事竊照綏來柔遠

聖主廣運之鴻模杜漸防微人臣守土之專責日本海
島小邦密通江浙內洋向通市易數年以來設立
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貨遂
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臣每留心密訪備知蹤跡
已將情事大概屢次奏

聞誠恐徑竇不塞積久生端隨將前奏所開先後拏獲

各商人等親帶赴蘇會同署江省督撫二臣范時
繹尹繼善復加細訊內鍾覲天首先供吐曾為代
帶武舉張恒暉現在東洋已令伊父寫信前往設
法喚歸又費贊侯供認曾帶宗明縣醫生周岐來
往彼治病業經回籍經臣於途間喚到岐來面訊
是實據稱夷人每事訪求

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又李昌謀供認曾
帶所畫慶祝

萬壽圖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及城隍山迎會景象現有
底稿起出據稱非係中國輿圖又柯萬藏魏德卿
二犯供認曾於閩省請僧壁峯等九人前往東洋
在普陀洋面為臣訪知先差弁員等候盤獲又沈
順昌供認曾允攜帶弓箭今年不該開船未曾製
備其私造迷鍼箭頭一萬箇欲趕李商之船帶去
情由嚴訊堅未肯認又鄭大山供出伊堂弟鄭大
威現在東洋未回曾往廣南代帶去家象野象各

一隻并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隻現在長崎今年
又託吳瑞觀帶象配數緣去遲風信不順故未得
來而倭照先已到手并訊據各商鍾觀天等供出
尚有楊澹齋帶去秀才孫太源沈登偉在彼講習
大清會典中原律例未曾歸浙又朱來章之兄朱佩章
先曾帶去閩人王應如教書已經病歿在洋又閩
商陳良選帶去廣東人稱係寧波住居之年滿千
總沈大成實屬楊姓冒頂前往教習陣法其的名

不知確切現在彼處又郭裕觀代帶僧人馬匹各等情今朱來章先經臣訪聞誘喚至署問知情由前已

奏明後又供出曾帶過各項書籍五百本當卽取具的保同俞孝行給與銀兩各自置貨密往東洋探信去訖其陳良選因在日本船隻未回已令海口文武等候緝拏郭裕觀係廈門人密咨福建尚未獲到以上各情俱據供明與臣前所訪聞不爽惟

輿圖盜甲軍器式樣因未曾現獲雖在狡飾而臣
揆其情節大象尚且由安南取來送去則此等事
皆有之總緣夷人嗜利於商船回棹時各指名令
其攜帶違禁人物不遂其請即有指照退貨之舉
而商人貪其倭照貿易惟命是從若不嚴加稽察
將來無所底止伏思我

皇上德威遠被六合之外皆同胞與況遠夷絲綿繒帛
服食器用久仰給於

天朝未便遽行槩加屏絕惟是各省商人多在江浙二處出口賢愚不等散漫無紀非設商總盤查無以專其責成臣與范時繹尹繼善公同酌議當面傳集洋商博訪利弊令其公舉殷實老練之人數名

臣等又加察訪甄別派出閩浙各商李君澤等八此項商總既專責成公私俱賴以濟宜再三詳審務須名立為商總責令分省稽查一切盤驗舉首之法得人為要

詳細開列使之互相牽制從此不敢妄有夾帶其現在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輕重監禁取保竝將家

口查明交隣總看守俟所遣朱來章俞孝行回棹
及招歸張恒暉等到日探明夷人實在行徑再為
酌量定擬請

旨分別發落合將臣等會核設立規條飭行曉諭示稿
另行鈔繕進

呈再查康熙五十六年定例除安南通商外其餘西
南諸洋禁止往販今福建督臣高其倬

題請西南等洋許往貿易已荷

聖恩允准臣愚以為江浙與閩省洋面相同自應循照
福建近今

題定部議准行則例一體嚴行查驗未便兩歧現在
會同江省督撫各臣咨部畫一遵循外相應附摺
陳明但臣等識見粗淺所有辦理事宜誠恐尚有
未協伏乞

聖訓指示庶免舛誤臣不勝惶悚懇禱之至謹

奏

所議甚屬妥協應達部者咨明該部存案可也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內兩次接奉

皇上發回原奏摺各一匣俱經叩領啓視欽遵伏讀臣

恭繳前次

密諭摺內所奉

御批指示緣由仰見我

皇上量涵天地心若太虛物來順應自無僮擾臣愧服
之下實切欣慰且蒙

宣示湖廣要犯悉已拏獲知止有自作孽之數人亦無

羽黨匪類相聚與臣浙省所訊情事相同尤見

此事朕另有處治之道

聖治光昭萬方嚮化將來惡逆伏辜人心共快矣至臣

續摺

奏覆王會期一事備蒙

批示教誨愈仰

聖慈廣被覆載同寬不使天下有一事外之人畧受驚
恐雖堯仁舜澤何以及此臣初時開讀亦竊疑是
汪景祺因聞王曾期平日原係好名廣交之人事
關重大不敢不詳慎訪察此實愚昧之見致有錯
誤然臣自未仕居鄉時深知士庶之家一經奉
旨提犯或督撫訪拏無不身家立破是以無論大小一
切竝不驚張卽王曾期之子亦止密諭杭州府借

故傳到問明伊父存歿消息從前交遊蹤跡有無
著作遺書當卽押回連親丁取具的保在家候示

竝未宣露

幸猶未至已甚

諭旨事由亦無指題出票差拏驚擾所以杭城之中知
有王曾期一事者甚少難瞞

聖明遠照今蒙

恩批臣自當設法面為安頓使知出於臣意斷不致上
廬

睿懷也再臣前以江南武職玩忽掣肘附摺上瀆仰荷
御批所奏是卿其酌量爲之朕亦另旨申明欽此隨蒙
特頒溫綸曲賜優獎令臣於下江軍政會同考核從此
呼應得靈不致再誤皆出

皇上格外天恩在臣非欲借管轄之權稍作威福誠以

防嫌

之慮耶

下江盜案繁多全賴文武同心協力方克有濟若

非

皇上聖明焉能信任不疑至於如是此臣之所以夙夜

警惕而不敢稍渝尺寸者也至臣自受督捕之任
初時見江屬所報盜竊之案每日接續不已心切
傍徨自思道路遙濶非區區文告所能轉移隨密
遣誠實謹慎之人四處設法察訪并於員役中遴
選平時熟識盜蹤者指示辦理機宜加以重賞委
令探拏所獲大盜積窩竊賊逃匪先後已有百十
餘人俱發各該地方官審明分別歸案究擬或帶
同作眼以賊捕賊畧有成效其黃河上下一帶素

若見

不及所卽不命以督捕之任矣

有積年巨盜聯絡聲氣散結黨羽肆行劫掠傷害客商拋入大溜鮮有報聞荼毒地方受累已久臣訪知其通線倚靠首犯海大如韓五二人直至河南山東境上拏到面加盤問海大如業已成家雖通年本身不肯上盜而賊線頗通情願革心敢保盜既熄良自安矣嘉悅覽之黃運兩河從此盜案可少除將該犯嚴押認緝務淨根株其韓五殺人頗多現有犯出數案飭發究質定擬另結近雖竊賊未能盡絕而強劫之案已

覺漸稀臣等自當留心竭力緝拏不肯累及平民
疎漏正盜也至定例盜案疎防四箇月限期題叅
臣與江南督撫諸臣公議凡臣未受事以前盜案
仍照舊例各自具

題惟上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文以來之事皆會列臣
名其查拏盜賊則無分先後今臣兼管將有五月
新案正在會叅若一年之內與舊日較量多寡之
是
數亦可確知其有無成效相應附摺陳明再馬世

炘在浙辦事臣雖可省力今蒙

皇上調用江寧臬司更為人地相宜并得助臣督捕之

責其方覲臣曾在京認識知其明白有才而心跡

狼歟則味可知猶人心也朕思料必不負

尚未深悉自當遵

旨與之協力辦事俾得練習刑名以副委任又臣請

旨調補知府一摺仰荷

御批備晰指示除郭朝端喬世臣二員現在欽遵具

題外若呂大雲原屬紈袴之子從前實未妥協但近

日自蒙

皇上調用之後彼亦深知警惕遇事留心臣又不時批

飭教督人尚聰明似可造就金華倘非所宜或改

已有

旨矣此等負恩之人如何可用

用處州使之勉力報效可否請

旨欽遵至金華一缺奉

批馬日華可以勝任臣竊自擬度或卽係杭州海防同

知馬日炳則誠如

聖諭委堪任使臣現在將馬日炳遵

旨請補金華府知府但海寧南面沙漲北岸危險今年石土各塘又有歲修大工已經具

題在案該員辦理熟練輕易不敢別用他人請將金華府暫委台州府同知胡文溥署理俟工程完竣秋汎安瀾之後令馬日炳到任受事尚有杭嘉湖

道已請總稽海塘今懸缺恐難久待作何調補之

題到

之日有旨曹秉仁亦允所請發浙卿於數員中酌

處摺內不敢瑣瀆另行具疏備陳緣由恭請

量相宜者具疏題請

聖鑒再有陳者近據

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密向臣口傳奉

皇上批回摺內

諭旨以浙江百姓既踴躍輸納則催科不可太急竝令
著臣知之此誠

皇上軫恤民隱之至懷浙省歷年荷蒙

聖主疊沛洪恩人心實在感戴臣隨時宣布

德澤示以至誠三載以來民情亦肯相信近今非但淳
樸之縣急公完糧卽秀水永康天台仙居海寧德

清最疲之邑亦皆不敢拖欠且宵小斂跡海洋內

地盜案頓少詞訟亦鮮刁誣凡有勾攝之事竟可

卿整理

浙省風習改觀實出朕之望外豈待陳奏而後

不用牌檄傳喚而至風氣漸淳與下江大不相同

知也

勉之勉之切勿因已就緒而稍涉輕忽疎懈

上年舊欠錢糧完數倍多合計通省收成如寧台

溫處四府地高雨遲分數畧減者亦皆竭力完辦

臣仰體

皇仁現在動支公項贏餘銀兩於此等處所修築城垣

開濬河道建立塘閘使小民得以傭工食力而徵

比之中亦稍為寬恤其杭嘉湖金衢嚴紹七府去

歲收獲豐盈民力尚為舒徐催輸亦仍照舊今蒙

所見是酌量緩急調劑寬嚴正在此時故曰治民譬如

聖旨恩諭臣等自當酌量緩急因事制宜務期得乎中

張瑟大絃絃則小絃絕必使之和方能協韻也

道以盡職分之所當為也謹將前後二次奉到

御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懇

聖恩准賜

陞見以紓微忱事竊臣荷蒙

皇上隆恩身兼督撫鹽榷重任近又委以江蘇等七府
五州督捕事務雖竭盡駑鈍悉心辦理盜案比舊
漸覺減少而耳目難周措施未善感荷

皇上格外包容得免隕越凡地方各項事宜有為題本
摺奏之所難盡者必得面承

聖明指示教導方不致有錯誤且自臣叩

覲以來至今三載有餘瞻戀積誠倍深虔切查本年開
印後各項

欽部案件自應料理而夏月南風時候漁汛正盛海洋
卽需防範秋間又奉

特恩復准文生鄉試臣有監臨之責并武闈主考分宜
經理惟四五兩月杭嘉湖三府鄉民育蠶上游各
屬早禾農忙每年此時例皆停訟政務稍簡雖有

各案

題銷錢糧制鹽之事均係一定章程人皆可以循照料理者臣現將逐件釐辦清楚於三月下旬兼程往返趁此兩月之期叩見

天顏親承

訓誨不但犬馬戀

主之心可以稍慰而於地方民生得有裨益仰懇

皇上俯賜恩准臣心不勝激切再定例總督印信有巡

撫省分交與署事巡撫事務交與藩司今臣兼理
督撫又有鹽政三關等項若不分晰承辦恐一人
連本管衙門或難優裕臣愚以為總督職任稽核
營伍選補武職凡事皆總大綱不甚繁瑣

所舉甚屬協當

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尚堪暫為署理惟巡撫所辦刑名

錢糧事務頗多而觀風整俗使蔡仕舩本任原無
繁劇職掌可以交與暫署即用該衙門印信辦事
其鹽政關務在乎不時調劑疏通稽察事甚瑣屑

今臣現將南北二關另疏懇交杭州織造許夢閔就近兼管如蒙

俞允則同孫詔所護之海關已有專司止有鹽政一項布政使高斌猶係謹慎錢糧小心之人似可暫時帶理至於江蘇等府州督捕事務一則無可交委處二則臣進京往返下江皆係必由之路正可親身經歷營汛察訪積窩查拏巨盜剪除民害何敢推諉卸責但盜賊重情俱關機密臣請預用空白

不誤

事機

又免弊

竇

一時權宜

善策

策

策

策

策

策

印信文書數十件親自扁鑰收藏臨時填發庶上
下衙門皆有憑據而無意外假冒之處其江南督
撫各臣應有會銜具

題之事暫停列名俟臣回任照常辦理以上皆臣愚
昧之見竊自擬議者其中未當之處仰懇

睿鑒指示以便至期欽遵

題明奉行臣正在繕摺間又奉有

諭旨清查江南積欠錢糧令臣與聞事關重大更非面

奏此中委曲不能詳盡伏乞

皇上恩准施行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先行具摺請

旨謹

奏

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再行據實陳明事竊臣前欽奉

諭旨隨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將本身各任內所有
贏餘據實覆

奏荷蒙

御批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惶悚感激自顧何人得邀

皇上天恩格外優容至於如是豈臣愚昧所可承受惟

有矢竭寸忱仰報

高厚但臣上年具摺時鹽課正當次掣之初各所俱未全竣報數故止將歷年趨出多銷引目四十萬餘道增出課費銀二十餘萬兩之處約畧具

奏今俱已掣畢計三年之內較前額實多引目四十七萬九千餘道歲中將及趨至己酉年秋冬數內現在請領新引透用矣又舊制商人住賣地方為私梟占去或片引不行或銷不及數如江南之松

江上海南滙華婁奉賢金山浙江之富陽德清諸
暨義烏浦江等縣及寧台溫近海府屬數處歷年
鹽利皆歸販徒致商包課臣隨時逐加調劑近日
各知守法俱陸續開有商店并官為彈壓監賣從
前引張惟慮積滯攤賠今則頗覺不敷將來再連
已酉本年兩掣通計合算實可共增課費銀三十
餘萬兩各商且得多銷獲利又不止於臣前摺所
奏之數也更有茶商項下自交臣清查之後剔除

舊日弊端酌定輸課規則每年銷引一十四萬道
除正額外贏餘銀六千兩倘得多銷更有溢出若
賣數或少減亦無幾緣向係解交

已另有旨矣

內庫收納不入戶部正賦之中是以臣前摺未曾叙
入又浙江海關一處稅銀自設立以來俱留充本
地兵餉向無解部因有司書需索不遂混將海關
稅銀造入撥冊雍正三年春季正稅奉文解京是
以備存水腳解費每年多寡不齊難以定數雍正

四五六等年正稅未奉部撥贏餘逐年解京故前
護關寧台道王一導台州府江承玠任內於各項
贏餘之外共陸續留存備用銀九千兩有零至今
在庫若遇稅餉仍然撥京此項內自應提充解費
亦有寬餘倘照舊例留存本地則嗣後毋庸預扣
而從前所存之銀更係額外多出儘可備公浙省
尚有各地方城垣營房臺寨及沿海塘堤河道堰
壩應行修築疏濬并摘出田賦不清數縣丈量地

畝工費等項實皆有闢

國課民生利益之大者或可以之添湊動用完竣時

核實

奏明存案則公事有賴而

公項寬裕則庶務可以畢興誠善舉也

皇仁之所被者更廣矣緣臣前在蘇州具覆途次匆忙

案卷隨帶未全以上二項致有遺漏謹再補行陳

明伏祈

聖慈垂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不敢具疏謹繕摺瀝陳蟻悃

奏謝

天恩事竊臣躬受

聖恩至深且重此生已難報稱乃有臣族兄候選員外

才具中平甚屬誠懇觀其器局儼堪丞佐之職

郎李錫爵先蒙

皇上允臣奏帶赴浙在署學習吏事後復

恩准咨送閩省効力未有寸長卽蒙補授福州府同知

乃歷練老成人頗露巧黠若肯實心任事則爲可用之

又臣堂兄四川榮經縣知縣李綺以迂拙之才爲

才朕已面加訓諭爾其不時勗勉以增益之

人所忌終年出辦苦差奔命不遑恐有貽誤因臣

而受禍是以冒昧瀆陳惟求解任別調或回籍侍

養荷蒙

皇上調京引

見陞授江西寧州知州不惟得以保全更且獲邀進步
臣尚未與二人相見聞俱於引

見之後重受

賞賚之優獲嘗

天厨之味且皆微末下臣得以恭請

聖訓更出格外

隆恩臣自顧何人而一門兄弟沾沐

寵榮至於如此在二人自當天竭駑鈍仰報

高深倘稍有負職守無論伊之上司不能姑容卽臣亦

亦情理之當然

當據實叅奏必不使上負

君父下愧祖宗以為子孫族人之戒緣曾奉有

諭旨凡兄弟族黨簡用陞遷者俱停止奏謝臣不敢具

疏而感激蟻忱實難自己為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覽



珠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騰錄監生臣程學道